46646.4

列傳第六十二

尒朱榮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尒朱川因爲氏焉常領部落世爲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爲領民酋長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畿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壤更

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
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
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爲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
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
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巡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
代勤仍令拔箭意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
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寧南將軍除
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
百匹以爲常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
匹贈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莊孝莊初榮有
異戴之勳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
太和中繼爲酋長家世豪擅財貨豐贏曾行馬
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興異之謂
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
盛牛羊駝馬色別爲羣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
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
右將軍光祿大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
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

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
領民酋長新興毋春秋二時恒與妻子獵高
敎於川澤射獵自娛肅宗世以年老啓求傳爵
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
侍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謚曰簡孝莊初贈假黃
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絜白美容皃幼
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
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
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三

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之音
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八公輔吾
今亡亡表暮當爲汝耳汝其勉之榮襲爵後除
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逐散畜牧招
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詔
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崇北征榮率
其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內附
胡民乞扶莫干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子
乞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崙

嶮作逆榮並見後討平之遷直閤將軍冠軍將
軍仍別將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
亂瓜肆勑勤北列步若反於沃陽榮並滅之以
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加通直散
騎常侍勑勤解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
牧子迭相掎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
於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安北將軍
爲北道都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
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
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餘翟爵聽賜第子
將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
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置甘露叔羽生爲刺史執
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
責也尋除鎮北將軍鮮于脩禮之反也榮表東
討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
督并肆汾廣恒雲朔州諸軍事進爲大都督加
金紫光祿大夫時杜洛周陷中山於時車駕聲
將北討以榮爲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

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
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進
位儀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
固守滏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
大軍喪敗河北無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
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此衆當亦
息圖便還奉勑去念生梟勁寶畜受擒醜奴明
達並送誠款三輔告謐關隴載寧尹費穆虎旅
前驅妖孽靡而繼往蜀漸已稽顙又聞北海王顥率
衆二万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鄴
城實副羣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還今關西
雖平兵未可役山南隣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
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不更思方略
無以万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
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即遣發兵東引
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
相部嚴加警備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輙盡力
命自井陘以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

高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紇爲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万方奉諱號踴五內摧剥御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臣等外聽訟言內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悉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即事觀望實有所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患狀面奉音旨親承顧囑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爲怪愕四海不爲喪氣豈可得乎復皇后女主稱爲儲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於一朝方選君嬰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鍾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寅醜奴勢

逼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海楚兵旱卒密邇在
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隣之福也一旦聞此誰
不關聞稱惟大行皇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
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佞臣之計隨親戚
之談舉藩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
四海欲使海內安乂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
慈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款聽臣
逆關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
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敔雪同天之恥謝遠
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
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
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
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道從子天光親信
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
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
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
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惟莊帝獨就
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

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濟渡以赴之榮軍將士咸稱万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一日榮奉帝爲主詔以榮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食邑二万戶十二日百官皆朝於行宮十三日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尽天朝士既集列騎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幸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二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害靈太后少主其日恭勗榮遂有大志令御史趙元則造禪文遣數十人過帝於河橋至夜四更中復奉帝南還營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喻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既屬屯運四方瓦解將軍杖義而起前無横陳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敢妄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今爾運已移天命有在宜時即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

社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榮既有異圖遂
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
占爲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榮亦精神
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於是獻武
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
榮曰衍愆誤若是惟當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
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一不若還奉長樂以安
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日輿駕入宮于時或
言榮欲遷都晉陽或言
肆兵大掠送相驚恐

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
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曰臣世荷
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
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
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
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
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
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
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兩方伯六品已下及

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
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
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茲酷濫尋繹往
事實切於懷可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濫庸
人賤品動至大官爲識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
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榮啓帝遣使循城
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闕榮
又奏請畿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
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
國治經綸王道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
詔曰乾坤統物星象贊甘六功皇王御運股肱匡
其業是以周道中缺齊晉立濟世之忠殷祚或
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尼運荐臻大
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勳踰伊霍功格二
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録尚
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
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
塢悉被殘略榮啓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

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既久
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
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
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
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
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
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
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
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勝逐也乃分命壯
勇所當衝突號令嚴厲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陳
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
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
結聚乃普告勸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
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万衆一朝散盡
待出一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
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
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曰功格天
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六是

以有華贊亨乂不次之號爰歸渭叟曩周殊世之班載集況導源積石蘧構崐山門踵英猷弼成鴻業抗高天之權柱振厚地之絶維德冠五侯勳高九伯者哉太原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入匡頹運出勦元兇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載之塵一朝清謐燕恒既泰趙魏還蘇比績況功若今莫之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昭德報功遠明國範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增邑一万戶通前三万餘官悉如故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堰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公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牛乃而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榮既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曰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範源先二儀化穆三五曆數六合惟休合嘉新共乾

坤俱來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百揆咸亂九宮
失叙朝野撫膺月女嗟怨遂使四海並崩九區
瓦解逆賊杜周虔劉燕代妖寇高榮假鑾魏
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黃臺胡塵晝合
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墟匪安之
慮社稷急不測之憂爰大丞相太原王發來道鏡域
中德光區外神照藏往思寶刃來義謀先動忠
資曩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能罷競逐
虎豹爭先軒翥南溟搏風北極氣震林原勢
動山岳弔民伐罪殲此鯨鯢戮平多於長平積
器高於熊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莒側聽而
讋息中興之業是乎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
雖復伊霍宣翼之功桓文崇贊之道何足以髣
髴鴻蹤比勲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
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表
大義之崇高標盛德之廣遠可以葺冀州之長樂
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
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各萬戶

通前滿十萬戶爲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
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衍乃立爲魏
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
以顥孤弱不以爲慮永安三年春詔大將軍元
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
虛徑進既陷梁國鼓行而西滎陽虎牢並皆不
守五月車駕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榮
聞之即時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
分輿駕爲於是南轅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
集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既平邢杲亦渡河
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
守不降榮攻而剋之斬珍孫元襲以徇帝幸河
內城榮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
明緣河據守榮既未有舟船不得即渡議欲還
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
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爲不可語在侃等傳
屬馬渚諸楊玄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
都督介朱光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于顥子

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
陳擒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顯便率
麾下南奔事在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
曰周武奉時雜十亂以纂曆漢祖先天資三傑
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持節柱國大將
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蘊伏風煙抱含日月揔奇
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爲資昔處亂朝鼎光戢翼
秣馬冀北厲江晉陽佇龍顏而振晚想日角以
歎自忠勇奮自張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
故能芟夷羣惡振此頹綱俾朕寡昧獲承鴻
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息葛榮跋扈仍亂中
原建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顥凶頑構成巨釁阻
弄吳楚虧汙宗社朕徙御北徂劬勞鞍甲王聞
難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臣王室鴻勳巨
績書契所未紀歛至榮勳事絕於比況非常
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
古無聞今負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
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字可增封十萬通前二

十萬旌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尋還晉陽
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
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圍涇
兇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
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揔衆入關討之天光
既至雍州以衆少不敵遂還未集榮大怒遣其
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
大懼乃進討遂破之擒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闕
天光又擒王慶雲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
下大難復以盡矣榮性好獵不舍寒暑至於
列圍而進必須瘞旦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
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
榮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
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
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
是人臣常節吾何榮之徒奈是奴才乘時作亂妄
自署假警蹕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
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動也如

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戚勒士馬校獵
嘗高原令貪汚朝貴又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
荆悉擇生蠻充塡六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
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蕃鬲衍若降乞万戶侯如
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
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
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
復用也榮身雖居外恒遥制朝廷廣布親戚列
爲左右伺察動靜小大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
皆詣榮承候得其啓請無不遂之曾關補定
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儁以階懸不奉別
更擬人榮聞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
使入京雖復微喪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
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啓北人
爲河南諸州莊帝未許天穆入見回啓曰天柱
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
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
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

天下自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啓不允大
爲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
外迫於榮恒怏怏不悅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
難保又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權懼榮
害之復相間構日月滋甚於是莊帝密有圖
榮之意三年九月榮啓將入朝朝士慮其有變
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
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
既聞榮榮至王入見即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

爲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
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
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
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
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
俱入坐定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侯晞等抽刀
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遂手刃
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
三十八於是內外喜詠聲滿京城既而大赦

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故使持節侍中
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
左右兼録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
夏誠貫幽明天不憖遺奄從物化追終褒績列
代通謨紀德銘勳前王令範可贈假黃鉞相國
録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
詔曰故假黃鉞持節侍中相國録尚書都督中
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榮惟岳
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籍棟

梁永康國命道長運短靈辰悼兼深前已褒贈
用彰厥美然禮數弗寧文物有闕遠近之望
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加殊錫可追號爲晉王
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劒三百人輼輬車
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詔曰武泰之
末乾樞中圮不基寶命有若綴旒晉王榮固天
所縱世秉忠誠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頹綱
於斯復振雖勳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
於茲尚闕非所以酬懋賞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

宜遵舊典配享高祖廟庭
菩提請宗未拜羽林監尋轉直閤將軍孝莊
初以榮翼戴之勳超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中書令轉太常卿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前廢帝初贈侍中
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雷共州刺史謚曰惠
菩提弟又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
初襲梁郡公又進爵爲王尋卒贈侍中車騎
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又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
爲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
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
以榮破葛賊之勳進爵爲王增邑千戶超授散
騎常侍撫軍將軍後除肆州刺史仍本將軍加
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
任曹等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

祿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華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干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疏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介紹刺史以求先元略元徽喔咿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矣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介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蒸崩民怨神怒遂有臣頹拯敝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翼邢杲翦韓婁醜奴窮貝夤咸梟馬市此諸

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

傳第六十三　魏書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魏書七十五

尒朱兆　尒朱彥伯

尒朱度律　尒朱天光

尒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蹻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會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奪使人責兆曰何不

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
尉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即阼特除
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
太守尋除使持節車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
祿大夫都督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二百戶從
後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於河橋
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
襲擊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
是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
將軍仍復三司增邑八百戶爲汾州刺史復增
邑一千戶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又增邑五百
戶及尒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暉
立授兆大將軍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
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
督史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
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
已曰尒朱家欲渡河用尒作澀波津令爲之縮
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

處以草往往表揷而道守道焉忽失其所在兆
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
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
發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繫幽
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
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
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
洛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爲晉州
刺史謂長史孫騰曰吾而伐君其逆已甚我入

不往彼必致憤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
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患愛定蜀之日
當隔河爲犄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
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悅且
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剋獲
騰問王夢如何兆荅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
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往
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云堅不可去吾
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

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王曰兆等猖狂舉兵犯
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勢不可反事奈朱今也
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
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
兆兢京師孝莊幽縶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
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駰詣
兆示以謁賀公觀天子今在何處爲隨兆軍府
爲別送晉陽脫其送并卿宜馳報吾當於路
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
中路王時率騎由小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
兆書陳其福禍一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
帝遂暴崩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
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
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師禦之兆雖
驍果本無榮略頻爲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
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
六鎮之人令王統領既分六別營乃引兵南出
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

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孫還營招王王知兆難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録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讀八曰此是叔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乃加都督十州諸軍事并襲并州刺史齊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兆出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万王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疑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

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
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前廢帝
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
示卑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
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
大掠并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
秀容王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竄
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王收而葬之兆果
於戰鬬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
力而麤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
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爲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
州刺史關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
於梁郡岢嵐南山赦之後死於晉陽
介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眞高祖時并安二州
刺史始昌侯父買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爲華
州刺史彥伯性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
尉爲榮府長史元曄立以爲侍中前廢帝潛

默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廢帝
既立尒朱兆以已不預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
詔令華山王鷙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尉喻兆
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
還帝醼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
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
相持於河內當尒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
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前通有言
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

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三人
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
夫馬場大都督封博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爲王
又遷司徒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
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彥伯於兄
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
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
世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
陳齊獻武王義功既振將除尒朱廢帝令舍人

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
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
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
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
不須梯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尒朱榮兵威
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
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姦詐造榮啓表請人
爲官大得財貨以資無恥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即

阿除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尋特除平北
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後加散
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州
刺史加侍中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
河郡又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
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
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
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充其貧
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

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尒朱榮死仲遠勒衆來向京師攻陷西兖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駱驛進討並爲仲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尒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不之州遂鎮於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兖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籍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並以令貝虐爲事於是四方

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尒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爲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閤加前將軍尒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遁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黄門侍郎莊帝即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除車騎將軍兼領軍俄授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尋即真元顥逼大梁詔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

之略顯既刺滎陽擒行臺陽回世隆懼而遁還
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內假驃騎
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
刺史當州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
尚書左僕射攝選左右廂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
頗爲猥滯所稱又請解付中詔加散騎常侍莊
帝之將圖介朱榮也或告榜世隆門以陳其狀
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入榮自恃威彊不以
爲意遂手毀密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
心及榮死世隆奉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
北攻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敗
門外朝野震懼憲在不測莊帝遣前華陽太
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苗燒絕河
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
隆攻剋之盡殺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慶
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以世隆爲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令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
邑五千戶先赴京師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

自以為功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月日應廣
知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劒瞋目聲色甚
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仲
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疎
遠欲推立前廢帝而尒朱度律意在寶炬乃
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敦
喻乃與度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
行廢立初世隆之為僕射自憂不了乃取尚書
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視事
又畏尒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几案傍接賓客
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為尚書
令常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
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總
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佚無復畏避信任羣小
隨其興奪又欲收軍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將
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
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武定中齊文
襄奏皆罷於是始革其弊世隆兄弟羣從各擁

彊兵割剥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
温良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
世隆尋讓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辭前廢帝特置
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爲之贈其
父賈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録尚書事都督定相
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
武王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恩顏恃彊不以爲慮
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敗世隆請出收兵
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

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内之而斛斯椿未得
入城詭説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
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内我以爲其備叔淵信
而内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
稚詣闕奏狀别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
隆與兄彦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
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欻然有聲一
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世隆又曾晝寢
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

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怗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且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爲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爲令王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郎穆子容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一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二防閤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儐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東閤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籥子容以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虛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一甕米奴拂牀而坐

兼畫地戲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
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
開跡又入拂牀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
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爲寧朔將軍步兵校尉欒
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才猥
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詔世承守轘轅世隆
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爲元顥所擒臠殺之莊帝
還宮贈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趙郡公
世承弟弼字輔伯前廢帝初爲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
大夫領左右改封河間郡公尋爲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
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尚書爲齊州行臺召
募士馬以趣四瀆關弼揔東陽之衆亦赴亂城疑揚
聲北渡以爲掎角之勢及天光等敗弼乃還州

世隆既擒弼欲奔蕭衍數與左右割臂爲約弼
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
契闊須更約明盟宜可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乃
從之遂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
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尒朱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爲統軍從榮
征伐莊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
開國伯尋轉安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
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

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
曄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
王與尒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前
廢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
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獻武王
聞之與尒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
軍戎斂無厭所至之處爲百姓患毒其母山
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律至母責
之曰汝既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

戮沒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揔
隷長孫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
度律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
不得施用遂西走於灃波津爲人擒執椿囚之
送於齊獻武王送於洛斬之都市
尒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通決善弓馬榮親愛
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
衆南轉與天光密議既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
揔統肆州兵馬肅宗崩榮留師以天光攝行

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
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榮將討葛榮留
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
沒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
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假鎮東將
軍都督隷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
會榮於河內榮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
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

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
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
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爲左
衛將軍建義元年夏万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
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
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天光初行唯
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
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

并徵其馬侃雖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
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
又稅民馬合得萬餘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
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
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
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騎
士三千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
於平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
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時將熱非可征討

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爲一柵者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並皆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款前去涇州百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貴疑仍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坑戰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內執送蕭寶夤而降賊行臺万俟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乃退於城東五十許里息衆牧馬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賊黨結聚之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招誘城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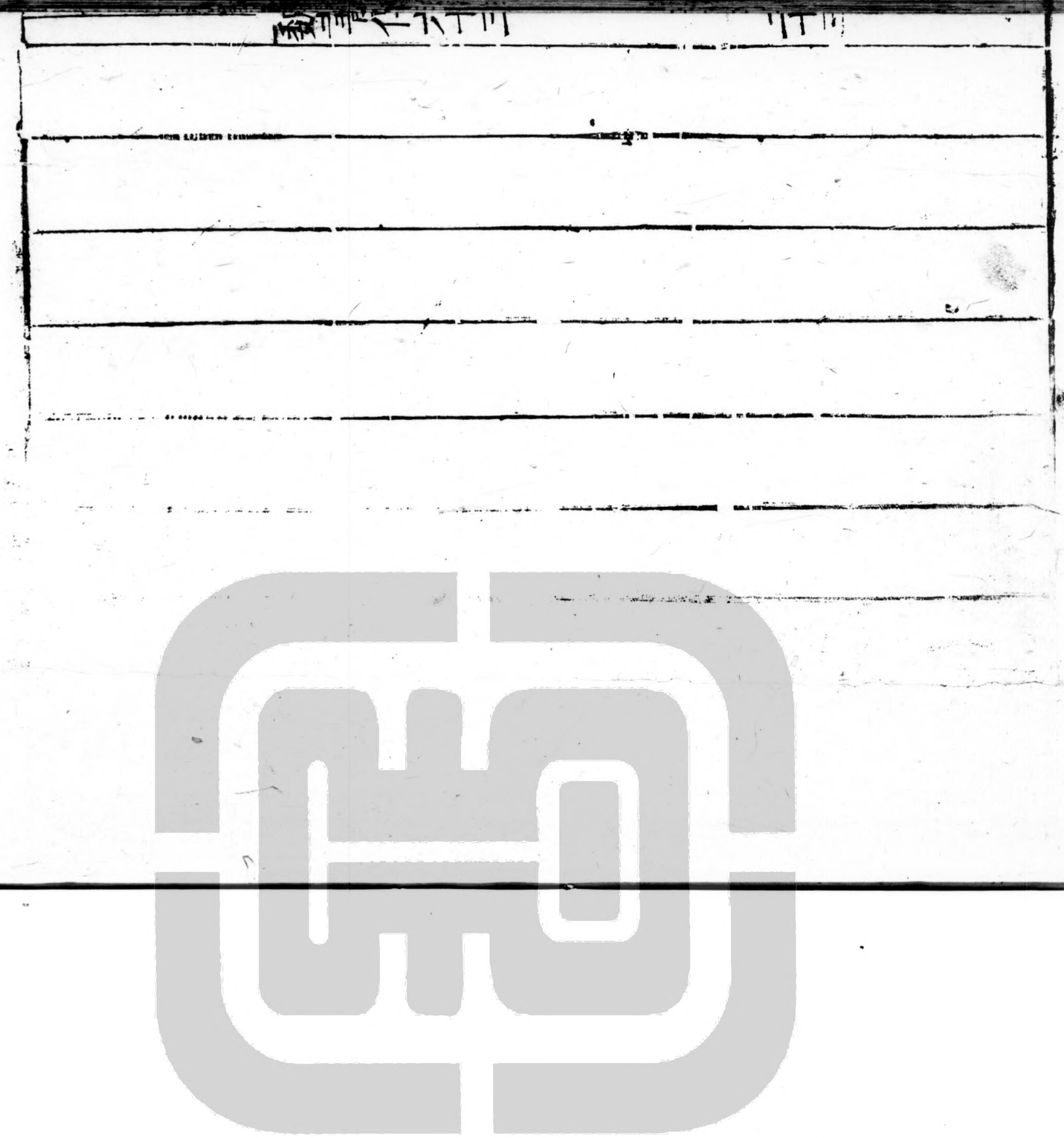
掩襲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道洛出城拒戰斬獲便退追殺千餘人道洛還走入山城復降附天光遣慰喻道洛不從乃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道洛戰敗牽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分討之而莊帝頻勑榮復有書以隴中險遠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慶雲所居來洛城慶雲道洛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洛臂失弓還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趨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燼釁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異得小緩

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小退往取河飲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晡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落果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

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至明盡眾

岳悅等議悉坑之死者万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戶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超覺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悅等討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顯琛顯走赴天光天光遣帥臨之往皆剋定初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謀爲逆攻降人比干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於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

聞榮死故不進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
隴與岳圖入洛之策進至雍州北破叛已疑詔遣
侍中朱瑞詣天光尉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
奔別更推立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
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啓云天光密有
異圖願思勝筭以防微意旣而莊帝進天光爵
爲廣宗王元曄又以爲隴西王及聞介朱兆已
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復還雍
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與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
定策立前廢帝[illegible]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令
關西大行臺天光[illegible]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
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illegible]侯受洛
于等據有河西[illegible]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起
兵信都內懷憂[illegible]心不復北事伊利等但微遣備
之而已又除大司[illegible]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尒
朱兆仲遠等旣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
不從後令斛斯椿[illegible]占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
豈可坐看宗家[illegible]滅也天光不得已而東下與

仲遠等敗於韓陵解斯椿等先還於河梁拒之
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遇雨不可前進乃執獲
之與度律送於鄴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
三十七尒朱榮分列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
定關西之功差少
史臣曰尒朱兆
鎮捍東南世隆
弈棊慶賞威刑
忘私唇齒相依
也然是肅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惟財
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
令勍敵得容覘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
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
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
而不和難以濟矣

列傳第六十三　　魏書七十五